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撒拉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撒拉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撒拉族卷 / 中国作家协会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63-7951-9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②撒拉族 - 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3480 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 撒拉族卷

编 者：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那耘 李亚梓

特约编辑：张绍锋 郑函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 × 240

字 数：388 千

印 张：23.75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51-9

定 价：3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总 编 委 会

总主编：丹增（藏族） 白庚胜（纳西族）

副总主编：包明德（蒙古族） 叶梅（土家族）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西达娃（藏族） 尹汉胤（满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冯艺（壮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向本贵（苗族） 孙春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阿来（藏族） 李传锋（土家族） 张承志（回族） 杨继国（回族） 金学泉（朝鲜族） 和晓梅（纳西族） 南永前（朝鲜族） 赵剑平（仡佬族） 哥布（哈尼族） 保伍拉且（彝族） 梅卓（藏族） 朝戈金（蒙古族） 景宜（白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蔡测海（土家族） 潘琦（仫佬族）

秘书：张绍峰 郑函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撒拉族卷编委会

名誉主编：韩秋夫

主 编：马学功 韩文德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文才 马学功 邢永贵

梅 卓 韩文德 韩庆功

韩国鑫 韩新华 蒋 磊

展示与起点

丹 增 白庚胜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 55 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

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

性的活力，同时更好的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

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建国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韩文德

撒拉族有着神秘而传奇色彩的族源传说。传说 13 世纪中叶，成吉思汗曾 3 次西征，征服了中亚细亚花刺子模、灭吉里和钦察诸部后，随即遣发当地各族人群组成“西域亲军”到东方对西夏、金和南宋作战，被遣发的有工匠、妇孺，也有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撒拉人便是这一大潮流中被遣发东来的浩荡队伍中的一支。传说撒拉族的先祖尕勒莽、阿赫莽作为这一支遣军领袖，牵十几峰骆驼驮着故乡（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的水和土，驮着远古先祖乌古斯汗传于撒拉尔部族的一部手抄本《古兰经》，以部族形式遣军来到循化屯军戍边，从此一直世居这片土地。

撒拉族是中华 56 个民族中的一员，是全国 22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撒拉人生活的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处青海高原东部边缘，那里四周环山，滔滔黄河之水奔流而过，碧绿的农田和果林掩映下村庄错落，阡陌相连，鸟语花香，炊烟袅袅。撒拉族人在近 800 年的生活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传承和发扬了撒拉族自强不息、勤劳善良的优良传统，诞生了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文学也应运而生，只有 16 岁就“适逢内战，遂辍学参加工作”的秋夫（韩秋夫），最先跨进撒拉族文学乃至青海当代文学的开拓者行列。他先后在《青海日报》、《青海湖》担任记者编辑工作，创作发表了散文《旗台堡妇



女站起来了》、评论《用火一样的语言燃烧人心》《论诗的感化作用及其特征》等，在《延河》发表《二月的庄子羞了》等诗歌，从此真正揭开了撒拉族作家文学的序幕。

撒拉族文学在近 60 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逐步成熟期 3 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社会和时代变迁的需要，秋夫先生早期的诗歌创作倾向于抒情和感化作用，其作品显得清新、明丽、隽永、朴素。短短几年里，他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数十首质量品格较高的诗作，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立足撒拉民族及青海这片创作的沃土，硬是支撑起了撒拉族作家文学的一片天空，使撒拉族文学步入一个作家文学萌芽时期。

进入新时期以后，撒拉族文学迎来了成长期和逐步成熟期，不仅拓宽了文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体，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马学义、闻采等作家，在诗歌创作上有马学功（马丁）、韩文德（撒玛尔罕）、韩国鑫、韩莉华（寒栗）等诗人，在散文创作上有了韩新华、闻采、马丁、韩庆功等作家。就作品而言，出版的个人诗集、小说集、散文集有《秋夫诗选》、《命运的呼唤》、《家园的颂辞与挽歌》、《清水微澜》、《撒玛尔罕的鹰》、《时间两侧的颂辞》、《寻找柏拉图》、《指甲花》、《故乡在哪里》、《悬崖边上的抒情》等 10 多部。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发表在全国报纸杂志的诗歌有 1300 余首，散文近百篇，小说 20 余篇，报告文学十数篇，文学评论 30 余篇。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撒拉族作家的创作势头更加迅猛，作品不断在《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上海文学》、《星星》诗刊、《诗选刊》、《飞天》、《草原》、《天津文学》、《西藏文学》、《朔方》、《诗林》、《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国内报刊频频亮相，并且不断在国内文坛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微澜。马丁的长诗《东方高地的圣者之旅》、《生命的颂辞与挽歌》、《五月》，撒玛尔罕的长诗《光焰的颂辞》、《世界的血》、《祷辞与幻象》连连发表后，在省内外诗歌界尤其少数民族诗歌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有 3 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近 10 人次获得青海省人民政府文艺创作奖及文学期刊奖和其他形式文学奖。撒拉



族文学无论从创作体裁、作家群体、作家作品和创作成就，都已经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为青海文学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增添了一抹浓彩。

20世纪50年代，秋夫在诗歌创作的同时，涉猎中、短篇小说写作，但因猝不及防的政治风云，身陷囹圄，小说作品未能见诸报刊。到了1964年，优秀福（马明善）以一篇《摔跤手的故事》揭开撒拉族小说创作的第一幕。马学义的小说全面展示了撒拉族的生活全景，深切关注当代撒拉人的喜怒哀乐和撒拉族人民的坎坷命运。他的小说大多截取撒拉族生活的横断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鲁格娅》、《命运的呼唤》、《花儿皇后》等使撒拉族妇女形象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出现。马学义凭着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为读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

闻采以诗歌步入文坛，后转向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创作。他的第一篇小说《独眼猎人与独眼雪豹》就出手不凡。小说中关于人与野兽的对抗、敌视、戒备、挑战的描写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耐人寻味，尤其是人性与野性、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冲突，升华了小说的题旨。他创作的撒拉族第一部中篇小说《下弦月》，通过精巧的布局结构，描写了3个不同民族青年之间产生的爱情纠葛和命运悲剧。

撒拉族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丰富和成熟于80年代初。早在50年代初，在《旗台堡妇女站起来了》、《庄严的权力》等篇什中，秋夫以年轻记者的敏锐笔触，展现了社会变迁、身份转换后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进入新时期，韩新华的《我们家乡的天池》、《核桃树》等以朴实又生动的语言，描绘撒拉族家乡独特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充分表达了对民族和家乡的热爱之情，真实展现了撒拉族的风情和地域特色。闻采的《清水湾》、《孟达峡三思》等借景生情，回望与思索撒拉族的风云历史。马学功的《父亲》、《独坐走廊》等以纪实与诗意的不同手法，探索了散文创作的新途径与新境界。韩庆功的《品味循化》、《撒拉人》等，已切入到撒拉族的精神、心理、观念等重大命题，以及撒拉人的处世哲学和坦然、乐观、智慧、俭朴、感恩、节制等民族秉性。撒拉族作家的散文，始终关注撒拉人在各种文化强烈冲击下所保持的一种谨慎和担忧，骨子里却始终渗透着与生俱来的信仰精神和贵族气节。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



民族心理情结，成就了撒拉族散文作家挖掘民族性格内涵、追寻民族历史渊源、倾诉家园情结的一种反思和认知特征。

撒拉族诗歌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秋夫作为撒拉族文学的先驱和开拓者最先走向诗坛，在50年代初就以《二月的庄子羞了》、《雪》、《风的传述》、《黎明》等优秀诗篇而闻名，与罗洛、黎焕颐、昌耀并驾齐驱。经过23年的炼狱苦难，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他对现实和命运的思索由非理性的情感表述转化为理性的思想感悟，并在不断求索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秋夫诗九首》、《明朗在黎明里的黑暗》、《黑狼》、《人与鹰》等诗作风格瑰奇，想象独特，意象怪诞，语言奇崛，意境深远，以哲学家的姿态审视中西文化的契合相融，无疑是这一时期诗化哲学的代表作。

马学功（马丁）的诗具有冷峻、峭拔、悲壮、深沉的风格，早期诗作如《孟达峡》、《阿丽玛》、《打墙》、《骆驼，骆驼》等紧贴家乡峭峻的山、游荡的水、丰厚的热土，那里的毛驴和山羊、唤礼塔和骆驼泉、男人的答丝达尔和女人头上的盖头，都能成为他抒发情感的载体，使自然人文景观与诗意情感浑然天成。到中、后期，他转向了长诗写作试验，从《东方高地的圣者之旅》对民族史传性质的探索，到《五月》中心灵的洗涤与对大地的谢恩，以及《生命的颂辞与挽歌》中有关生命与死亡主题的深层思考，都表现出他“正在以诗歌走向自己的血缘，走向自己的精神宗教，意味着他的诗歌已经获得了那种坚实、陌生元素的独立支撑，终而成为一个时代不可替代的精神文本，并且显示着他的唯一性”（燎原评论《精神与诗歌的孤独朝圣》）。

韩文德（撒玛尔罕）的诗大致上可以梳理出这样三条线索：其一是黄河岸边家园与历史回望，由祖先、跋涉、骆驼、骆驼泉、黄河、筏子客、垦殖、园艺等元素构成；其二是撒拉族的宗教文化，由伊斯兰教、清真寺、麦加、祷告、朝圣等主体意象构成；其三是撒拉人深层的心理意识呈示，由血缘体认、圣光、彼岸、生与死、怀念、赞美、感恩等构成。他的《撒拉人的黄河》、《关于死亡》，长诗《光焰的颂辞》、《世界的血》、《火与桥》等作品，“在撒拉尔民族、伊斯兰宗教以及人性光芒的探索中，以大量‘唯我独有’的发现和细节呈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意象系

统，并给予宏大框架以有效的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民族和宗教史诗性叙事的高远框架中，淡化了历史事件的复述，进而在当代场景的广阔展开中以多侧面的视角切换，破译迢递的民族基因密码，探询其丰富的心灵本质。就此而言，他在史诗性方向的写作中，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已往的新的路径”（燎原评论《身份确认中的史诗叙事冲动》）。

韩国鑫的诗歌创作时断时续，虽然作品数量不多，却颇具诗歌天赋与才情。他在《黑骏马如此依恋草原》、《少女走向山的那边》等诗歌中对生活经验的灵敏捕捉和意想之外的诗性提升，出手不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的草原工作阅历，反映在诗作中的草原、黑骏马、雄鹰等意象，丰富和拓展着撒拉族诗歌创作的题材领域。

寒栗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晶莹剔透的感性印象。她不沉醉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瞳孔有着广角的视线，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意象都是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实物。它们之间的变换与衔接很少给人奇峰兀立之感。但这些温润平实的意象一经组合为整体，却散发出新鲜而清澈的灵感，初步展示了年轻作者的才华。

除此之外，还有韩万里、韩学武、马忠、马秀芬、韩晓炫、马建新、韩原林、韩福明等一批年轻作者，也为撒拉族文学大厦增添着多彩砖瓦。

最令人鼓舞并且可喜的是，撒拉族文学创作势头迅猛，正应验了诗歌评论家燎原在韩文德诗集《时间两侧的颂辞》序言中的一句话：“在撒拉族这个有着史诗性的历史，却在文字性表述空白的地方，撒拉族的几代诗人正以集体性的书写，建构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诗歌文献。”（《身份确认中的史诗叙事冲动》）这是撒拉族作家诗人的幸运，更是撒拉族的幸运。

新时期以来，撒拉族文学正以其越来越强大的实力跃上文学舞台，现已发展成了一个体裁齐全、作家群体完整、作品质量上乘的阵容，为撒拉族的文学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撒拉族文学必将以其独特的风格迎接新的挑战。

是为序。



序 韩文德 / 1

小　　说

摔跤手的故事	优素福 / 3
命运的呼唤	马学义 / 8
撒拉爸	马学义 / 22
重别故里	马学义 / 33
独眼猎人与独眼雪豹	闻采 / 63
下弦月	闻采 / 74
耀光	韩学武 / 110
河沿村逸事	韩学武 / 119

散　　文

又逢小园杏花红	韩新华 / 137
我们家乡的天池	韩新华 / 141
啊，核桃树	韩新华 / 148
父　亲	马学功 / 154
散文二题	马　丁 / 159
街子三题	闻采 / 163
孟达峡三思	闻采 / 170
天池·向导·干妈	闻采 / 176
四　嫂	马梅英 / 183



指甲花	马梅英 / 186
走不出的怀念	马梅英 / 189
散文三题	马建新 / 192
我的姥姥	马秀芬 / 196
孟达天池回想	马秀芬 / 198
玉树三题	撒玛尔罕 / 201

诗 歌

二月的庄子羞了（外一首）	韩秋夫 / 211
哲理的大西北（组诗）	秋夫 / 214
诗九首	秋夫 / 219
摩羯星座（组诗）	秋夫 / 228
撒拉风情（组诗）	马学功 / 233
马丁的诗	马丁 / 239
生命的颂辞与挽歌（长诗）	马丁 / 247
五月	马丁 / 258
穿过草原（四首）	马丁 / 264
火与血的交错线	韩国鑫 / 268
少女走向山的那边	韩国鑫 / 270
是鹰总要飞（外一首）	韩国鑫 / 273
黑骏马如此依恋草原（外一首）	韩国鑫 / 275
撒拉人的黄河	韩文德 / 278
关于死亡	韩文德 / 280
光焰的颂辞（长诗）	韩文德 / 284
黄河（组诗）	韩文德 / 303
时间的痛楚（组诗）	韩文德 / 306
撒玛尔罕的诗	撒玛尔罕 / 312
残河（外二首）	马忠 / 322
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马忠 / 324
岁月之歌（五首）	韩万里 / 328
夜上浓妆（外三首）	寒栗 / 332

阴雨之后（外二首）	马秀芬 / 338
不必回首（外三首）	马秀芬 / 340

报告文学

蜕 变	闻 采 / 345
-----	-------	-----------

后 记	/ 361
-----	-------	-------

撒拉族卷



目
录